

你们别猜了，我的情人就是马赛



Two towns in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

Marseille 之 马赛

Two towns in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

Marseille ● 马赛

[美]M.F.K.费雪 著 张雅楠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之马赛 / (美) 费雪著; 张雅楠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80225-793-1

I. ①普… II. ①费…②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0461号

Two Towns in Provence

By M.F.K.FISHER

Copyrights © 1964 by M.F.K.FISH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CHER&LESCH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普罗旺斯的两个小镇之马赛

[美] M.F.K.费雪 著; 张雅楠 译

责任编辑: 金 辉 党敏博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93-1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我眼中的马赛

这就是马赛：不可定义的，所以也就是“非同凡响”的。这个奇怪的词语非常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缠住了我，吸引了我，用它凤凰般浴火重生的生命力，它难以磨灭的真实的美与残酷。这个公式很简单：马赛=非同凡响，所以，非同凡响=马赛。

23 坎内比街

坎内比街虽阴森而缺乏美感，却跟随着海洋的身躯，沿着古老的河床，伴随着漫步的人群和交通灯间川流不息的车辆而律动着。

49 港口与码头

是的，马赛是强硬的，和所有大港口一样。人们面对着大海生活

了那么久，养成了不肯妥协的性格。

71 那些不可思议的女人

马赛女人就如同她们崎岖地貌的一部分，像是城市深处的山上那棵最古老的橄榄树的树干一般。她们来自海洋，因此她们带着盐的气息。

103 那个迷人的男子

我注意到了他有着宽阔的手掌，而且皮肤紧实，但他拿笔的样子仿佛那支笔会伤到他一样。

126 赌徒

而在出租车中，司机的肩膀、体味、从后视镜中看到他眼睛的那个恐怖的一瞬间：这一切都是致命的挑战，而且经常如同乙醚一样具有刺激性。

142 阿耳忒弥斯的食物

传说同样的番茄种子种在普罗旺斯与种在其他地方的味道会不同。在这里，它会带着一种辣味，一阵泥土的味道，一股浓烈却不粗糙的香气。这立即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南部的男人都明白，他们的女人比别的地方的女人有着更为持久的吸引力。

168 睁着敬畏神明的眼睛

有这样一句老话——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说它来源于中国：庙堂须建于高处，可听得水声，曲径通幽，方可迷惑那些前来惊扰的灵魂，令其知难而退。马赛最古老的两个希腊祭坛满足了这说法中的每一个细节。

191 马赛的市集

马赛的任何假日都是一个样：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假日都要漫长、喧闹也更有趣。

202 劳动节

男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在阳光下散散步，在他们履行完职责之后，需要有一个闲暇的日子。他们想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小孩子，希望在无意间碰到自己的伙伴，不受女人或者是时间的限制去喝上几杯茴香酒。

215 老好博沃

我们坐在椅子上，像是从罗马来赴宴的客人，满足地沉浸在灿烂的阳光里，等着消化系统来拯救我们的胃。

239 尾声

我知道我触摸到了时间。

253 《如何煮狼》温情菜谱

261 《写给牡蛎的情书》温情菜谱

269 费雪作品热评

272 费雪年表

我眼中的马赛

马赛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形容它的人都会用相同的语句，无论他们对这地方了解多少，也无论他们对所用的语言是否精通。几个世纪以来，情况一直如此，其中最经典的现代式形容来自于 1955 年和 1977 年。

不久以前，我在旧金山的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文章里充满了逻辑破绽、句法问题，还有一些错拼了的法语单词，但是它正确地坚守了那句熟悉的评语：马赛在倾尽一切努力来延续着它长久以来的称号：“毒品、娼妓与暴力之都。”然后，文章接着漏洞百出地讨论纯正的马赛鱼汤的基本原料。那论调很是熟悉，而闲来无事的读者们则开始幻想起一个伟大的港口城市，在那里，海洛因、妓女和暴徒可以轻而易举地溜过杂乱无章的海鲜

市场……

这样的有特色的文章让我们知道，很多大的报业集团——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一些报纸——都会在抽屉里保留着此类让人有些许吃惊的文章，以便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周日去填补一些栏目的空白。很明显，人们总是喜欢留意那些被写来写去的字眼：邪恶、肮脏、危险。

有时这些报道恰恰是因为这种虽是陈词滥调却总能让人记忆犹新的观点才值得一读。比如，1929年，华尔街风暴前夕，一个叫巴西尔·伍恩的著名旅游作家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快乐^①法国导览：从多维尔到蒙特卡洛》。（即使到现在他所用的“快乐”这个词都会因为含义不够庄重而引起一阵嗤笑……）

当然伍恩先生最感兴趣的地方是蓝色海岸，在他的时代，那里四处游走着英国富人或是更加有钱的美国人，但他并不推荐游人在马赛逗留，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记者的职业道德还是做出了诚恳的论述：

如果你很想知道世界的另一端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白日里的马赛一游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但晚上到

①原文为“gay”，在英语中有两层意思：一为“快乐”，二为“同性恋”。

这个地区闲逛恐怕不是个明智的选择，除非你穿得像
一个搬运工而且装备齐全。窃贼、杀人犯和其他类似
的人挤在窄巷子里，妓女坐在门廊前守望着她们的生
意，你走过的时候她们会抓住你的袖子。社会的渣滓
聚集在这儿，没有经过任何筛选。这儿是塞得港、上
海、巴塞罗那和悉尼的混合体。现在旧金山改过自新
了，马赛就成了全世界最另类的港口城市。

（对那些对美国西海岸的政治变化感兴趣的人来说，
伍思先生五十年前写的这最后一句话，现在看来比那时更
具有挑衅性。）

我会接受或是感叹他人对这座法国城市的评判，有时
甚至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选择那样的字眼（比如要写一些大
众想看到的观点，诸如此类），同时却依然会保持我自己
对这个地方不同的定义，我所用的词汇和马赛本身一样难
以解释：非同凡响^①。

英语中很难找到一个这个词语的同义词；人们只是去
感觉它的含义。《拉鲁斯词典》^②里面的解释是：它是“通
常”或者“普通”的反义词。《简明牛津字典》或是《韦

^①原文为“insolite”。

^②《拉鲁斯词典》(La Rouse)，一本权威的法语词典。

伯字典》尝试用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不寻常的来加以解释，但那不够……不确切。我在心里明白它的意思应该是：“神秘的”、“不可知的”，或者更直白地讲，“不可定义的”。

这就是马赛：不可定义的，所以也就是“非同凡响”的。这个奇怪的词语非常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缠住了我，吸引了我，用它凤凰般浴火重生的生命力，它难以磨灭的真实的美与残酷。这个公式很简单：马赛 = 非同凡响，所以，非同凡响 = 马赛。

我这个语义上的结论听起来可能像是诡辩，但它确实帮我解释了我与这座城市之间逻辑上可能存在的联系……为什么我又回去过那么多次：一个夜晚，十个夜晚，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

当然，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白的：马赛一直承载着它独有的“业障”。这种来自命运的力量一般总是被视为邪恶的，洁净与正直的人们会避之不及。长久以来，旅行者们都会被建议远离这座城市，像远离一个疫区一般——这儿一度也确实如此，或者尽量缩短在那儿逗留的时间，在下一班船到达后马上就走。

真正来自命运的力量应该是用它本身的善与恶一起来强壮自己，以避免这种力量变弱或变质。这也就解释了马

马赛为什么总可以从废墟中一次次地拔地而起，好像永远没有什么可能把它淘汰出局。人类的愚蠢和上帝的愤怒带来的灾难——从1720年的瘟疫到1940年的侵略——让马赛尸横遍野，满目疮痍，这城池曾经苍白地蹒跚前行，然后便再次站直了身子。在这儿，曾经充斥了欧洲战争中的各种武器，从战斧和弓箭到加入了古代中国火药的成熟装置。不难想象，如果核爆炸最终将这里夷为平地，也许还会有一些矮小的长着黑眉毛的男女从各个神秘的角落聚到这里来，这儿的盐沼会让港口的死水重生，而这些人则在盐沼上继续繁衍生息……

马赛以一种特殊的力量存在着，这种力量会威慑到一些没那么强悍的群体。这里的人们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舆论嘲笑他们总是过火地表现着他们本就已经十分“意大利”的性格，说他们喜欢在游客面前扮演各种角色：渔夫粗鲁地表演着马歇尔·帕尼约勒^①的《马里乌斯》；渔夫妻子表演着自己理解的《奥那林》^②。这里的弹珠男孩儿比欧洲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瘦削和阴郁。他们被认为是真正的马赛人。还有，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蛋挞更像蛋挞，女巫更老也更像女巫……

①马歇尔·帕尼约勒 (Marcel Pagnol)，法国剧作家，曾经创作《马赛三部曲》。

②奥诺·巴尔扎克的剧作。

在这个大舞台上，他们在自己的表演中享受着属于孩提时代的快乐，这里不停更换着的帷幕绝对也是“非同凡响”的，无数种声响如一整支乐团在鸣奏着，大钟敲响，群山间鸣音回荡，北风残酷地呼号着，所有的这些又被救护车与船只的鸣音以及海鸥的细声倾诉捆绑成一体……在这场有趣而引人入胜的音乐剧背后，一种秘密的生活资源滋养着这里的人们。

这里流淌着浓浓的属于信仰的血液。天主教徒与其他的基督徒、共产主义者、自由的思想者、阿拉伯人、吉卜赛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远远地超越了他们可以问询的界限，无论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加尔德圣母院顶上巨大的玛丽-约瑟芬大钟为每一个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灵魂鸣响着——无论圣维克多郊区的居民多少次否决住在帕尼耶的穆斯林穿越旧港去倾听这坚定的钟声的权利。

一般来说，在一个像马赛这样古老而非同凡响的地方，总会存在着一种对超自然的、神秘的、有魔力的力量的强烈依赖。这儿有很多算命师，他们基本上是在街坊的帮衬和社会权贵的称赞中富足起来的。最知名的塔罗牌就被应用在那里一个仪式中，最后还被冠以了那座城的名字。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符号经常出现在涂鸦作品里，无论是否

关乎政治，总之会有恰当的人看到这些标记，而且会懂得其中的含义。为什么不呢？无论如何，教会将神坛建在早期基督教的圣墓上，圣墓下面是阿泰米斯和阿多尼斯神庙的基石，而基石下面又是……

在西姆农^①的一本关于迈格雷侦探的书里，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马赛人言谈吵闹辞藻粗鲁之外的另一面。西姆农写的是另一座城市，但我认为那就是马赛：

……一个石头堆，在那里，你可以消失整个月；在那里，你可能要在罪案发生了几个星期后才听说；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法律的边缘，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找到足够的同伙和藏身之处的地方；在那里，警察有时会先投下他们的诱饵，等到要等的人时就马上收网，所有的一切可能只是依靠吃醋的女孩儿或是线人的一个电话……

我想，就是这种类似超自然的沉默让马赛打败了所有的入侵者，显然也打败了四十年代的占领者。对当时德国人摧毁旧港的希腊—罗马河堤时的情形可谓是众说纷纭，

① 乔治·西姆农 (Georges Simenon)，比利时著名小说家，他创造的“迈格雷侦探”这一角色成为世界文艺史上的经典人物。

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德国人搞不清楚那些爬过港口堤岸，经过阿库勒^①，直奔古老的救济院和磨坊广场的拥挤的小径上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事，他们无法从在这些肮脏而古老的地方居住着的居民黑色的眼睛里和不为所动的脸孔上看出任何东西。因为战争的缘故，皮条客和老鸨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难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打破了。比如有些人本来是被“任命”的区域领导，甚至是戴着假胡子的“城市之父”，转眼间却成了和侵略者隐秘交易的黑市商人。

对侵略者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除去这些名声不太好的区域。德国人让自己任命的市议会投票通过把聚集区夷为平地的计划实非难事。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在德国人描述的版本中，无助的居民得以成功疏散，无数需要途经那条老旧的通道的人们都接到了通知。（在那段任何事情都不可尽信的时期，另外一些破坏行动并没有得到如此精心的策划，后来侵略者也因为某些愚蠢的错误受到了指责，比如有的孤儿院或者诊所是被天上投下来的炮弹炸毁的，而非因为地下的爆破……）

在港口码头上面那些肮脏的通道和沟渠被布雷炸掉后

^①阿库勒（Les Accoules），马赛旧港附近的一个区域。

没多久，它们就又恢复了原貌：鼠类当然知道怎样重新挖掘通路。很多挖掘者被排成排枪决了，但是马赛人这个奇怪的族群仿佛丝毫没有为之所动。大概三十五年后，因为要建高层住宅，整个区域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性拆除，但是和很多大城市一样，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麻木、坚韧与尖酸的性格……也就是“不同凡响”。

这不算是一本索引，我不去提供那种图表，让游客不必再依赖导游司机，只需要跟着那条绿线从 A 走到 G，然后转到红线或是黄线上，再走到 Z 为止，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疲惫与饥饿程度来选择路程。我并不是想告诉每个人在马赛应该到哪里去看看，也没想解释为什么我选择了某几个地方去看，去嗅，去感受。我能做的就是描述我的感受的时候也记载下这座城市的一些东西，从我自己的眼睛里看到的一些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在那里住了一夜，那应该是在 1929 年。从那次开始我便经常过去了，频繁得甚至有些过火。1940 年起，战争开始了，世界的和本土的。从那时开始我恢复了我以往的节奏。每次回去，我都感到自己年轻了些：这可算是个时间倒流的奇迹！

我现在想解释这一切的原因之一是当我因为身体或是

经济原因没办法回到那里时，依然感到自己因为对那里的了解而欢欣充实，拥有着王者都要羡慕的幸运。我自夸一下吧，却也夸得公平。和我一样在马赛生活过亦深切地感悟过的人们都会感受得到那种庇佑。

那儿有太多的东西要看，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我对此了解甚多，而且还和我爱的人们去看过一些（又一次骄傲的“吹嘘”）。如果我想要讲清楚为什么我希望每个人都去马赛看看，那足足可以写上一整本书，一本个人旅行的介绍手册。但出于一些想法，我并不想写那样的书。我要提的是“隆尚”、“波尔利”、“冈蒂尼”、“阿库勒”、“圣维克多”、“圣尼古拉”、“磨坊广场”、“古救济院”、“罗马街”等这些地方，原因可能没人能料想得到，从隆尚背后的动物园传来的病狮子的味道，到波尔利墓园前有恋尸癖的守护者，再到罗马街上剪裁精美的粗花呢裙装。我列出的这些走访那些地方的原因会让这本导览如同一本长篇赞美诗，而同时也会包含一些实际的信息，比如波尔利与古救济院相距有多远，在罗马码头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应该给那些为我们服务的耐心的老人多少小费……是的，为什么我之前没提起过呢？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声音：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如同瀑布下的鹅卵石，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必须弄明白为什么我要回到这座奇异而美丽的城市中来。